



我的母親何香凝

廖夢堅

我的母親何香凝

廖夢醒 著

香港朝陽出版社

我的母親何香凝

廖夢醒 著

出版者：香 港 朝 陽 出 版 社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十號十二樓

印刷者：大 千 印 刷 公 司

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D

定 價：港 幣 二 元 五 角

一九七三年八月初版

一九七六年一月第三次印刷



何香凝女士遺像



作者廖夢醒女士近照

SWT958/01



何香凝女士與廖夢醒
女士暢遊廣東從化溫
泉（1959年1月）。

何香凝女士與女兒廖夢醒、兒子廖承志攝於北京寓所。





1926年的何香凝女士。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4—1927年）
的何香凝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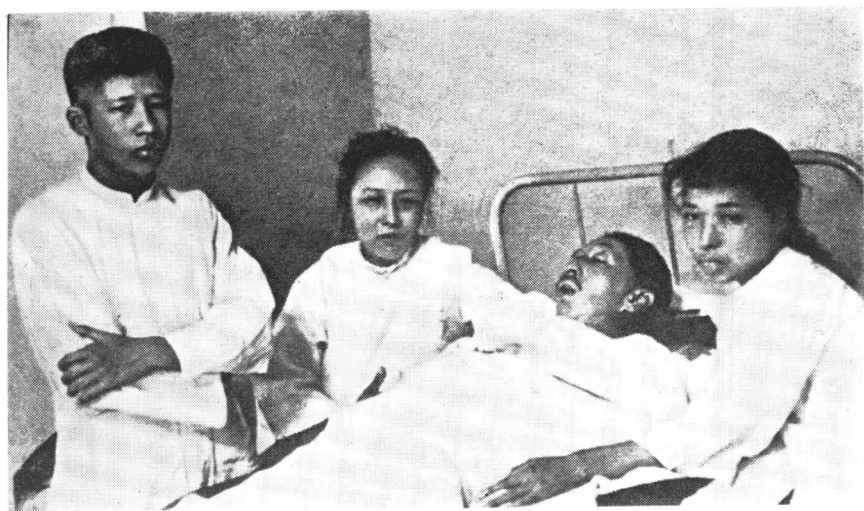
1929年的何香凝女士。



1916年在日本與孫中山先生、孫夫人宋慶齡等合影。後排左起第二人爲廖仲愷，前排右起第三人爲何香凝，第四人爲孫中山，第五人爲宋慶齡，第七人爲廖夢醒，孫中山前面的是廖承志。



1918年廖（仲愷）一家在日本的湯河原。左起：廖夢醒、何香凝、廖仲愷、廖承志。



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先生被國民黨反動派暗殺。圖為守候在遺體前的廖夫人何香凝、女廖夢醒、子廖承志。



1935年8月，廖仲愷先生遷葬南京時，何香凝在集會上當面痛罵汪精衛背叛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背叛革命，圖為何香凝女士從會場出來的情形。



1958年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何香凝女士與宋慶齡親切交談。



何香凝女士在農村視察。



1962年夏天，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和夫人張茜（右一）在何香凝女士家作客。左二為廖承志。



何香凝女士在家作畫。

五十年七月廿五日香港失陷而後
風雲慘澹江門百戰餘年事
和也去朝入敵重圍
之存升中運風舟不寄遠指望水盡一
水盡根必滅海豐取將電報板特窮時窮見節
不所才即元遂留世風
感懷
飄泊天涯懷林因愁家體四相遠難行蜀道難
可故亭去去因却方因
之存驅浪難舟難怕少情屏官年
逆水舟行萬日
我島關山數落天怕登樓見月團圓思鄉更思鄉河
山碎故後紅蟹又四年

何香凝女士在抗日戰爭時期寫詩的手跡。

出版者的話

何香凝女士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戰友、廖仲愷先生的革命伴侶。她和廖仲愷先生從本世紀初葉在日本加入孫中山先生組織的中國同盟會起，畢生都為祖國的獨立、強盛和繁榮而鬥爭。全國解放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等職。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九十五歲。逝世前，她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

我們為紀念這位革命老人，出版這本由她的女兒廖夢醒執筆的《我的母親何香凝》。作者於一九〇四年出生，曾和弟弟廖承志一起在日本讀書，繼赴歐洲留學，於一九三〇年回國。新中國成立後，任全國婦聯執行委員會委員及其他職務，一九五四、一九五九、一九六四年連續當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屆、第二屆和第三屆代表，並任中日友好協會理事。

本書同時輯入何香凝女士生前撰寫的《回憶廖仲愷》一文。

目 錄

出版者的話

我的母親何香凝.....廖夢醒 1

回憶廖仲愷.....何香凝 49

我的母親何香凝

廖夢醒

一九七二年九月六日下午，在南京的廖陵舉行了莊嚴肅穆的葬禮。廖陵是父親（譯者按：即廖仲愷烈士）的陵墓，他由於忠實地執行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被國民黨右派暗殺。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周總理為實現母親生前的願望，特派專車將母親的靈柩從北京運到南京，與父親合葬。以同母親有半世紀深厚交誼並深愛母親、亦為母親所愛的鄧穎超為首，全體家屬和多方面的代表以及有關事務方面共約一百人乘坐這列專車南下。到達南京時，南京的領導人不顧為了安排合葬事宜費了許多心力，且由於工事艱巨，忙得非常疲倦，還到車站來迎接。在前往父親陵墓的途中，沿途的人都排成隊列表示追悼，令人非常感動。

母親以九十五歲的高齡，於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凌晨三時在北京長逝了。作為她的女兒來說，固然希望母親能活到長命百歲，但是畢生參與革命鬥爭的母親終不能違反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則。在黨和毛主席、周總理夫婦的無微不至關懷下，母親曾從三次危篤狀態下被挽救過來，賦予了新的生命。晚年的母親，在子孫、曾孫圍繞中過着幸福的日子。甚至在患病以後也

不放棄她喜愛的丹青，經常倚床作畫。母親熱愛黨，對毛主席、周總理非常敬愛，一九六一年（那時她還健康）為迎接黨的四十周年誕辰，曾繪了一幅巨大的松柏獻與黨的領導人，祈願他們健康長壽。

黨給予母親以最大的榮譽。母親的經歷是：解放後就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全國婦聯名譽主席。逝世時擔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逝世後遺體被運往南京之前，在首都人民大會堂舉行了莊嚴的追悼大會，由朱德委員長主持，宋慶齡副主席致悼詞。董必武代主席、宋慶齡副主席、周總理為首的許多位國家領導人出席。會場上還擺着以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領導人致送的花圈。天安門廣場、新華門前、外交部等地懸掛半旗致哀。

母親從小時候就有男孩子一般好勝的性格，在院子裏爬樹，哥哥和弟弟們都比不過她。我的外祖母希望女孩子養成賢淑的性格，強給母親纏足。母親每天晚上都用剪刀將纏足的布剪掉，表示反抗。剪刀被收去後，她就再買來，藏在祭祀祖先祭壇的香爐下面，等到大家都睡覺後，再將纏足的布剪掉。

母親從外祖母（當時有些親戚同太平天國的人做買賣）處聽到太平天國的女戰士都是天足，和勇敢戰鬥的故事，對她們非常憧憬，討厭纏足。因此白天被纏足後，晚上一定將布剪掉。由於屢次如此，外祖母只好放棄為母親纏足。母親的反抗取得了勝利。

外祖父的家裏一共有三個男孩子和七個女孩子，還有外甥

和親戚的孩子，因此請了私塾先生到家裏來教書。但是封建制度的家庭，一切都是爲男子着想的，而有句諺語是：“女子無才便是德”。外祖父相信把女子送進私塾就會奪走男孩子的聰明，所以不許母親上學讀書。母親聽到兄弟們的讀書聲非常羨慕，就買了哥哥讀的書偷偷自學，遇到不懂的字，就叫女僕拿到先生處去問。母親的學問是從自學開始的。

由於母親是天足，適合了在美國出生的父親的配親條件。結婚後，夫婦兩人都羨慕太平天國的人物，意氣相投。父親在舊金山時目擊過美國反動警察稱呼中國人是“黃狗”，回國到達香港時又在碼頭上看到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警察毆打中國碼頭搬運工人。從那時起，就抱着怎樣使中國富強起來的願望。

父親和母親結婚時，父親的雙親均已物故。祖父在小孩子時，因爲領養他的養父母自己生下了孩子，嫌他在身邊增添麻煩，就把他賣到美國充當“苦力”，在舊金山幹淘金沙的苦工。後來到略有積蓄時就死了。這時祖父僅有的一些遺產都被哥哥取去。父親當時看到許多人到外國留學，自己也很想去，因經濟問題，時時爲此嘆息，但是獨佔去祖父的遺產，做了清朝外交官只知向上司逢迎的伯父和祖父養父母的親子，都是清朝的官僚，擁有巨宅資財，對父親從不援手。母親看到父親在嘆息，就把從娘家帶來的積蓄和首飾、傢具等變賣，供給父親留學的費用。但是無論是母親的娘家，還是父親的嫂嫂都認爲這樣做於面子攸關，表示反對。母親不顧娘家和嫂嫂的反對，仍然把自己的財物變賣，讓父親到日本去。一年以後，自己也到日本去了。

到日本後，母親和父親都參加了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那是生我的那年（一九〇四年）的事情。在生下我之前，母親小產過一次。懷着我時，爲安全起見，回到在香港的娘家生產，又因爲恐怕帶着襁褓兒妨礙革命工作，就把我留在外祖母身邊，母親隻身回日本去了。這年的年底，母親就參加了同盟會。

父親啣中山先生之命到天津去，爲了同法國的社會黨取得聯絡，在天津設立同盟會秘密機關，歸途中經過香港，到外祖母的家裏把一歲多一點的我和照顧我的嫗姆一起帶回日本，那天晚上，父親聽說母親加入了同盟會，就向中山先生要求也加入，很快就批准入會了。

那時，中山先生因爲在自己的住處每一次開會時，就被清朝的密探偵知，日本的“特高”警察也在盯梢，就要求母親辭去女僕，以便在母親家裏秘密開會。母親因爲從小娘家富裕，侍僕很多，連開水也不會燒。但是，母親立刻答允了中山先生的要求，從那一天起就學習煮茶燒飯，到能够做這些家務事情時，就把女僕解僱並且搬了家，又把新搬的地方作爲中山先生郵件的收信地點。

從此以後，母親一切家務勞動都自己做，只有打井水重勞動才是父親和其他男同志的事情。每逢在家裏舉行會議，母親單是收藏脫在門口的鞋子和木屐就够她累的了。苦學生的母親有時只有一毛錢的菜金，因此，吃飯時只是特別爲中山先生燒一個鵝蛋，其他人都一起吃青菜、蘿蔔。即使這樣，母親也陷入了經濟困難，這時只有向娘家雙親求助，但不敢說是爲了革命，只說是爲了留學。按當時清朝的刑律，革命黨人被捕不僅